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〇七回 游張園初看髦兒戲 訪蕭郎又遇意中人

只說章秋谷同著陳文仙到了張園，只到安塹第去轉了一轉，便要到海天勝處去看髦兒戲。陳文仙道：「這個地方的髦兒戲沒有什麼看頭的，我們何必去看他？」秋谷也不瞞他，竟是直言拜上的，把昨天的事兒和陳文仙說了一遍。文仙聽了只是微笑，也不言語。兩個人同到海天勝處，走進戲場，揀了一張桌子，並肩坐下。

秋谷剛剛坐定，便抬起頭往那戲場上看時，只見場上正在那裡做《探親相罵》的一齣，那扮城裡親家的花旦，叫做玉蘭花，卻也生得眉目玲瓏，身材嬌小，狠有幾分可愛，卻不是昨天見過的那一個。秋谷留心看了多時，總不見他的影兒。秋谷心上有些疑惑道：昨天看他的打扮，明明是髦兒戲班裡頭的人，怎麼今天竟沒有這個人的影兒？正想著，忽然覺得陳文仙把自己衣服輕輕一扯。秋谷回過頭來問時，文仙對著秋谷把嘴往東邊一努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你看那邊一個，是不是你昨天遇見的？」秋谷順著文仙指的一方面看將過去，只見離自己的坐位不遠，坐著一個麗人，明眸皓齒，寶靨雲鬢；小蠻楊柳之腰，攀素櫻桃之口。正在那裡和同坐的一個少婦交頭接耳的，不知說些什麼。雖然不是昨日的那一個人，卻也彼此相衡，不相上下。

秋谷見了一回，把一雙眼睛不住的周圍上下仔仔細細的打量他。正看得高興，忽然那女子回過頭來，和章秋谷正打了一個照面。見了秋谷這般模樣，不覺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紅上眉梢，春融眼角，低下頭去微微一笑。章秋谷見了，雖然明知道這一笑不見得就是有什麼弔膀子的意思，卻由不得心上的一縷情絲便有些搖曳起來。

這個時候，剛剛一個人在外面大踏步走進來，見了章秋谷呆呆的坐在那裡，便搶步上去，伸出一隻手來在秋谷肩頭上一拍。秋谷正在那裡出神，被他這一拍，猛然吃了一驚。直立起來看時，原來就是張園的總經理人，姓李號伯惠。秋谷同他向來認得，卻沒有什麼大交情，便隨意和他談了幾句。李伯惠就在秋谷後面一張凳子上坐了下來。秋谷問他髦兒戲班裡頭的花旦是那一個？李伯惠道：「就是方才做《探親相罵》的玉蘭花。還有一個叫做月月仙，卻面貌生得狠平常，只好算個配角罷了。」章秋谷聽了，便把昨日在老洋房門口遇見那個女子的事一一和李伯惠說了。

又把他的面貌打扮，細細的和李伯惠講過一遍，問李伯惠可認得這樣的一個人？李伯惠聽了想了一想，也說不認得。秋谷聽了，心上□分惆悵起來，覺得咫尺山河，玉人何處。正低著個頭，細細的心上在那裡摹擬那個女子的體態，忽地聽得那坐在左首的女子對著同坐的少婦口中說道：「我們回去罷！這個戲沒有什麼看頭。」這兩句話兒驚聲嚶嚶，直送到章秋谷耳朵裡頭來。章秋谷聽了不覺心中一動，早見這個女子款款的立起身來，同著那個少婦香飄拂的一步一步走過來，恰恰在章秋谷面前經過。起先隔著一張桌子，秋谷看得還未□分清楚，又不好意思走過去打量他，如今見他從自己身邊走過，自然要細細的領略他的丰神。只見他俊眼流波，長眉卻月；春雲作態，秋水為神。那一種清華秀曼的丰姿，隱隱的都在眉目中間現出。更兼穠纖合度，修短得中，步步金蓮，亭亭倩影，慢慢的走過來。走到章秋谷面前，不由得偷轉秋波，把章秋谷看了一眼。那裡知道章秋谷正在那裡目不轉睛的看他，兩下的眼光剛剛的碰一個著。那女子見了章秋谷也在看他，連忙別過頭去，裝作沒有理會的樣兒，急急走了過去。

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好像被那女子眼睛裡頭的電氣吸了過去的一般，不管三七二一，立起身來把陳文仙拉了一拉，立時立刻的跟在那女子後面往外便走。那女子一面在前走著，卻也頻頻回過頭來看後面。一直走到安塹第門外，那女子便立定了腳步，覺得已經有些嬌喘微微的樣兒，把手掠著頭上的鬢髮，略略的立了一回，便叫了一聲：「我們的馬車在那裡？」叫著，早見一個馬夫跑過去說了幾句話兒，便飛一般的向前跑去。不多時早拉過一輛皮篷車來，那個女子和著那個少婦兩個人手挽手兒的一同上去。

這個當兒，章秋谷站在一旁，早已將自己的馬車叫了過來，同著陳文仙坐上馬車，把絲韁一抖，緊緊的跟著前面的皮篷馬車跑出張園外。只見前面那輛馬車走不多時，忽地帶轉馬頭，把絲韁略略一偏，竟望斜刺裡愛文義路一帶直跑過去。秋谷也拉馬車緊緊相隨。前後兩輛馬車，八個馬蹄，好似追風逐電一般。

秋谷見這一條路上地人甚少，便使一個手段，把手內的絲韁的往前提了一提，拔出鞭子來，在馬背上微微的一掠，那馬放開四蹄，好似那羽箭離弦，彈丸脫手，一霎時早趕過皮篷的馬車的前面。跑不上二三□丈地方，又把馬頭帶轉來，在皮篷馬車的右邊直擦過去。只見那女子坐在馬車裡面，對著秋谷微微展笑，後啟嫣然。

兩下的馬車霍的電光一閃，早已兩邊錯過。章秋谷等他的馬車已經過去，依舊勒轉馬車，緩緩的跟在後面，一直釘到新馬路人壽裡門外，前面的馬車方才停住。章秋谷也把馬車停在一旁，吩咐陳文仙在車上暫坐一回，自己跳下車來，看那女子同著那少婦一同下了馬車，走進弄內第三家，門口貼著個「平江伍公館」的幾個字兒。

那女子走到大門裡面方才回過頭來，看著章秋谷還一個人跟在後面，不覺「嗤」的一笑。聽得「呀」的一聲，兩扇大門已經關上，把一個章秋谷關在門外。真是陽台春杏，巫峽雲封；蒼茫銀漢之波，惆悵藍橋之路。一個人立在大門外面，細細的認了一認，便回轉身來，同著陳文仙一同回去。

陳文仙見了秋谷這般模樣，心上未免有些醋意，卻不便說出來。秋谷只在自己公館裡頭坐了一坐，想著今天端午，不但有許多朋友請他吃酒，就是自己也有兩處檯面，恐怕遲了來不及，忙忙的又跑了出來，各處應酬了一回，方才到陸麗娟院中吃了一個雙台，直鬧到兩點多種方才散席。

陸麗娟要留秋谷住在院中，秋谷執意不肯。陸麗娟見留不住，心上就不願意起來，把秋谷打了一下道：「耐要去末，去末哉！嗚哈人來浪拉牢仔耐。倪格搭小地方，陸裡放得落耐格位大人！」秋谷聽了，還沒有說出什麼來，阿金妹早接過來說道：「今朝節浪，唔篤兩家頭自然要雙雙對對、團團圓圓末好晚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不瞞你們說，今天端午，我們姨太太一定在公館裡頭等我回去，所以我不肯住在這裡。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陸麗娟搶步過來，推著秋谷的背道：「耐豪燥點搭倪請出去，好去陪唔篤格姨太太！晏歇點姨太太動起氣來，勿要害耐吃生活！」

章秋谷見陸麗娟粉面生紅，蛾眉微豎，認真動起氣來，只得回轉身來，拉著陸麗娟的手並肩坐下，對他笑道：「你不要生氣。我講一個道理給你聽，你就明白了。」

我章秋谷頂天立地，自然不是個怕姨太太的人。但是既然把他娶到家中，自然要處處和他同心合意方才是個道理。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已經和他說過，今天一定回來。

如今不回去，自然沒有什麼要緊，但何苦哄他一個人在家裡冷冷清清的坐等一夜呢！

我今天不肯冷落了姨太太，住在你的院中；到了別的時候也就不肯冷落了，住在別人院內。如今我不肯辜負姨太太，別的時候就不肯辜負你！要是今天我聽了你的話，住在這裡，丟掉了姨太太；難保到了那個時候，也聽了別人的話兒住在別處，丟掉了你。你只要細細想一想我的話兒，自然氣就平了。」這一席話，說得陸麗娟一場烈火不知化到那裡去了，低著頭一言不發。秋谷見了，便又和他並倚香肩，低低檀口的問道：「我的話兒是不是？」陸麗娟聽了一時轉不過口來，只冷冷的回答道：「算耐會說。一隻嘴翻來覆去，總歸耐一干子格閒話。」說著不覺橫波一笑，立起身來把秋谷推開，口中說道：「耐轉去罷，明朝要來格□處！」秋谷見了，知道他已經心平氣和的了，便也趁勢說了幾句閒話，搭訕著走了。

回到公館，見陳文仙一個人在燈下支頤獨坐，好像心上在那裡想什麼事兒。秋谷笑著問他想些什麼。文仙道：「我在這裡想今天張園裡頭的情景。」秋谷聽了，心上已經有幾分明白他的意思，便擁著陳文仙在大牀沿上坐下，默然相對；文仙也不開口。停了一回，秋谷忽然問道：「我遇著的婦女，也不知多多少少，沒有一個不愛吃醋的人。怎麼你在我身上，竟沒有一些兒吃醋的意思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文仙聽了微微笑道：「老實和你說，天下但凡是個女子，沒有個不吃醋的人。就是我自從嫁你之後，見你還是那

般沾花惹草的性情，我心上也不免有些不快。但是我和你相處幾年，狠知道你的性情；雖然外面這般模樣，心上卻還有些把握；不是那般不分好歹、不知黑白的人。只要你有了別人，不要得新忘故也就是了。」說著不覺微微的歎一口氣。秋谷聽著陳文仙這幾句話兒說得楚楚可憐，覺得心上好生抱歉，跳起身來對著陳文仙打了一拱道：「總算我一生幸福，娶著了你這樣的一個人！」

正是：

夜闌燈炮，羅幃之私語輕輕；倚影憐聲，臥後之清宵細細。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